

繹史卷九十六

春秋第六十六

越滅吳

上

越絕書昔者吳王闔廬始得子胥之時甘心以賢之以爲上客
曰聖人前知乎千歲後覩萬世深問其國世何昧昧得無衰極
子其精焉寡人垂意聽子之言子胥唯唯不對王曰子其明之
子胥曰對而不明恐獲其咎王曰願一言之以試直士夫仁者
樂知者好誠秉禮者探幽索隱明告寡人子胥曰難乎言哉邦
其不長王其圖之存無忘傾安無忘亡臣始入邦伏見衰亡之
證當霸吳厄會之際後王復空王曰何以言之子胥曰後必將
失道王食禽肉坐而待死佞諂之臣將至不久安危之兆各有
明紀虹蜺牽牛其異女黃氣在上青黑于下太歲八會壬子數

九王相之氣自十一倍死由無氣如法而止太子無氣其異三世日月光明歷南斗吳越爲鄰同俗并土西州大江東絕大海兩邦同城相亞門戶憂在於斯必將爲咎越有神山難與爲鄰願王定之毋洩臣言 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橐或伍戶之虛其爲結僮之時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爲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未覩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爲狂夫多賢士衆賤有君子汎求之焉得蠡而說乃從官屬問治之術蠡修衣冠有頃而出進退揖讓君子之容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從俱見霸兆出於東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臣小有所虧大有所成捐止于吳或任子胥二人以爲胥在無所關其辭種曰

今將安之蠡曰彼爲我何邦不可乎去吳之越句踐賢之種躬
正內蠡出治外內不煩濁外無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種善
圖始蠡能慮終越承二賢邦以安寧始有災變蠡專其明可謂
賢焉能屈能申 昔者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自謂衰賤未嘗
世祿故自菲薄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復
被髮佯狂不與於世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
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歷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
王之氣見於地戶子胥以是挾弓干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
此時馮同相與共戒之伍子胥在自與不能關其辭蠡曰吳越
二邦同氣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越王常與言盡日
大夫石買居國有權辯口進曰衛女不貞衛士不信客歷諸侯

渡河津無因自致殆非真賢夫和氏之璧求者不爭買騏驥之材不難阻險之路

之邦歷諸侯無所售道聽之徒唯

大王察之於是范蠡退而不言遊於楚越之間大夫種進曰昔

者市儉自銜於晉晉用之而勝楚伊尹負鼎入殷遂佐湯取天

下有智之士不在遠近取也謂之帝王求備者亡易曰有高世

之材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庶衆之議成大功者

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衆唯大王察之於是石買益疏其

後使將兵於外遂爲軍士所殺子貢曰薦一言得及身任一賢

得顯名傷賢喪邦蔽能有殃負德忘恩其反形傷壞人之善毋

後世敗人之成天誅行

吳越春秋文種字子禽荆平王時爲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人竇躡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障之文種曰

無障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今吾知此有聖人之氣行而求之來至於此且人身而犬吠者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蠡不爲禮○今本無

左傳

昭公三十二年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

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定公五年

越入吳吳在楚

也

公羊傳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

十四年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

檣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

於頸而辭曰二軍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

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

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檣李七里夫差

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

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史記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

為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

越絕書吳人敗于就李吳之戰地敗者言越之伐吳未戰吳

闔廬卒敗而去也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稱

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疆者為君南夷與北狄交爭

中國不絕如綫矣臣弑君子弑父天下莫能禁止於是孔子作春秋方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

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諡也 闔廬冢在閭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銅櫛三重墳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時耗魚腸之劍在焉千萬人築治之取土臨湖口築三日而白虎居上故號虎丘 述異記闔廬夫人墓中周迴八 哀公里別館洞房迤邐相屬漆燈照爛如日月焉尤異者金蠶玉燕各千餘隻 元年 吳王夫

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其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

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國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

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旣罷敝

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臯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臯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臯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眩姓於王官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今

天王旣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
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
利度義焉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
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旣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
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
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
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
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
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
孰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吳王曰
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爲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

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
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
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此語似

句踐反國以後事不當在哀元年也如云無庸戰則非戰敗而棲會稽矣如云口血未乾則指
會稽之盟矣且會稽行成者種也非郢也吳王曰將有大志於齊必是將伐齊時事宜在哀八
九年注謂在元年姑仍其舊以俟後之君子

越絕書句踐與吳戰於浙江之上石買爲將者

老壯長進諫曰夫石買人與爲怨家與爲仇貪而好利細人也無長策王而用之國必不遂王
不聽遂遣之石買發行至浙江上斬殺無罪欲專威服中軍動搖將率獨專其權士衆恐懼人
不自聊兵法曰視民如嬰兒故可與赴深溪士衆魚爛而買不知尚猶峻法隆刑子胥獨見可
奪之證變爲奇謀或北或南夜舉火擊鼓晝陳詐兵越師潰墜政令不行背叛乖離還報其王
王殺買謝其師號聲聞吳吳王恐懼子胥私喜越軍敗矣胥聞之狐之將殺嚙唇吸齒今越句
踐其已敗矣君王安意越易兼也使人人問之越師請降子胥不聽越棲於會稽之山吳之而
圍之句踐喟然用種蠡計轉死爲霸一人之身吉凶更至盛衰存亡在於用臣治道萬端要在
得賢越棲於會稽日行成於吳吳引兵而去句踐將降西至浙江待詔入吳故有雞鳴墟其入
辭曰亡臣孤句踐故將士衆入爲臣虜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吳王許之子胥大怒目若夜光聲
若孝虎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其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劓之吳不聽遂許之○忽叙忽論其
文奇古 昔者吳王夫差興師伐越敗兵就李大風發狂日夜不止車敗馬失騎士墮死大船
陵居小船沒水吳王曰寡人晝臥夢見井嬴淪大與越爭豈越將歸我軍其凶乎孰與師還此
時越軍大號夫差恐越軍入驚駭子胥曰王其勉之哉越師敗矣臣聞井者人所飲溢者食有

餘越在南火吳在北水水制火土何疑乎風北來助吳也昔者武王伐紂時彗星出而助周武王問太公曰臣聞以彗鬪削之則勝行間災異或吉或凶物有相勝此乃其證願大王急行是越將凶吳將昌也 馬鳴者吳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墜死正馬蹄臯

史記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

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
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閒行
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閒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
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
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悉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
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
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
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

國語越王句踐卽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
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
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

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繇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

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

新書夫差卽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棲之會稽越王之寤至于吃山草飲腑水易于而食於是履覺戴璧號咷告毋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

吳王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愠好亂勝而無禮谿徽而輕絕俗好詛而倍盟放此類者鳥獸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爲患殺之無咎請無與成大夫種拊心嗥啼沫泣而言信割白馬而爲犧指九天而爲證請婦人爲妾丈夫爲臣百世名寶因閒官爲積孤身爲關內諸侯世爲忠臣吳王不忍結師與成

越絕書會稽山上城者句踐與吳戰大敗棲共

中因以下爲目魚池其利不租

吳越春秋越王既棲會稽范蠡等曰臣竊見會稽之山有魚

池上下二處水中有三江四瀆之流九谿六谷之廣上池宜於君王下池宜於臣民畜魚三年其利可以致千萬越

國當富盈○今本無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

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

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旣至必求之今君王旣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臯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卽傷君王之

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大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皐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大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皐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